

击发时刻

■罗映力 林章康



初春时节，南方天气回暖，树木抽枝吐绿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水汽。远远望去，重峦叠嶂呈现朦胧翠色。清晨，阳光洒向林间，狙击集训接近尾声，只剩下远距离狙击这一个课目。

一处不起眼的灌木丛是狙击手徐卫和观察员罗涵彬的阵地。他们蛰伏其中，注视着目标区域。

为了狙击最后的目标，徐卫和罗涵彬前一天傍晚背着装备，凭借一张地图和指南针，在微弱月光下越过数十公里山地来到阵地。数小时后，他们身上已被露水打湿。

暖阳驱散薄雾，金光穿过树隙，远处的景物渐渐清晰起来。长时间蛰伏后，徐卫和罗涵彬的身体此时变得有些僵硬。他们借着微风拂过草木，以很小的幅度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又迅速归于平静。

目标随时可能出现，在此之前，徐卫必须保持警惕。他全神贯注，连眨眼的频率都极限压缩。为了扣动扳机的刹那，他尽可能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。

等待，对于狙击手而言，是一门必修课。从狙击集训队开训起，徐卫和队员们就像子弹被紧紧压入枪膛，等待着击发时刻。

几天前的一个夜晚，月光洒满山谷，大地披上一层银纱。几声爆炸打破了原本的寂静，徐卫和队员们从睡梦中惊醒。紧接着，急促的集合哨音

响起……

队员们经历了高强度体能训练，完成翻轮胎、扛圆木和武装越野等课目后，被卡车拉到野外。

那是一座光秃秃的山，零星灌木让人倍感荒凉。官兵要在这里搭建庇护所、构设警戒点，就地取材制作简易生活工具。夜幕降临，队员们饥肠辘辘。他们分成几个小组，寻找水源和食物，却没多少收获。

尽管天很冷，徐卫搭建好庇护所后还是满头大汗。不一会儿，汗湿的衣服变冷变硬，冷风袭来，寒意彻骨。

徐卫从没有想过放弃，不仅因为他天生不服输的性格，还因为战友对他的帮助。徐卫身体素质并不突出。在连队时，战友们常常陪他一起加练到很晚。为了帮徐卫适应负重，战友们用沙子灌满布袋，缝制了一个负重背心 and 一副沙袋绑腿送给他。前往集训队前，战友们又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句句鼓励的话语。

想到这些，徐卫又来了精神。他觉得胸膛发热，驱散了些许寒意。那一夜，徐卫和队员们依靠顽强的意志，在缺少水源和食物的情况下，借着简易器材收集的露水和草根灌木叶渡过难关，最终完成了考验。

“3点钟方向有情况。”罗涵彬敏锐捕捉到异常。导演组设定的显隐靶，出靶时间不确定，位置也不确定，需要狙击手和观察员在出靶瞬间迅速采取行动。徐卫在罗涵彬观察到的范围内搜索着可能的目标物。

远距离狙击，透过瞄准镜，目标往往只有米粒大小，但这对一名狙击手来说，已经足够醒目。

在营区训练时，徐卫每次射击预

习都会盯着远处细小的物体练眼力。有时是一片叶子，有时是更细小的一截花枝。

刚开始，这样紧盯目标几分钟，他的眼睛就酸涩得直流眼泪，还会产生虚光影响视线。经过一段时间训练，徐卫逐渐习惯了。在营里组织的一次射击比赛中，他用5发子弹打出满环的成绩，这使他信心倍增。

选拔来到狙击集训队后，徐卫发现，随着射击姿势变化和距离增加，仅仅依靠好眼力是不够的，狙击手更需要随时保持冷静。

为了提高耐心和专注度，集训队要求队员用绣花针将生米一粒粒穿孔，然后用细线将米粒穿成一串。在穿大米的过程中，狙击手需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，呼吸和心率配合双手，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大米破碎或者穿孔失败。

生米坚硬，弧形的表面光滑，针尖抵在上面经常打滑。刚开始，徐卫手上发力的同时，呼吸节奏总会不自觉改变，导致身体出现轻微颤动，针尖滑落到手指上，留下一个个血点。

“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”在班长孙明忠的指导下，徐卫开始设法突破。

为了控制自己的心率和呼吸，他想了一种办法。穿米训练前，他会先进行冲刺，然后俯身卧倒，用调节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的心率缓和下来。

一个周末，徐卫独自一人来到操场。几轮练习后，他躺在草坪上看着悠悠白云。不知不觉，他的呼吸变得舒畅，心率很快缓和下来。他掏出米粒和针线，顺利地将它们穿连在了一起，成串的米粒像一串风铃随着微风摇曳。

之后的训练中，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，徐卫都会想象自己躺一片青绿的草坪上，周围只有鸟的歌声和微风轻拂，这种感觉让他能快速放松下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练习，徐卫能在剧烈运动后

迅速调节心率，握枪、瞄准、击发，仿佛和手中的狙击步枪合为一体。

三

“10点钟方向……”期待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。罗涵彬冷静地观察着靶标，用短促口令将参数报给身旁的徐卫。

一阵风来杂落叶划过徐卫的脸，瞄准镜里的目标也随风摇动。任何不经意的走神都会导致偏差。远距离狙击，差之毫厘则有可能直接导致脱靶。现在不是最佳的射击时机，徐卫的眼睛紧紧锁定着目标。

在之前的一次抗干扰训练中，队员们保持握枪姿势观察目标数小时。那时，徐卫的手肘被压得发麻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为了增加难度，教练员将虫子放到他们的帽子里和耳根处进行抗干扰训练，许多队员因此走神错过了目标。

瞄准镜内的世界很小，徐卫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目标上。渐渐地，他发现自己不再仅通过眼睛观察目标，无论距离多远，徐卫都觉得它们近在咫尺。

罗涵彬将修正后的环境参数报给徐卫。同一时刻，徐卫再一次锁定目标。他食指预压扳机，然后果断击发。枪响后，徐卫似乎听见了子弹穿过靶心发出的清脆声响。

“目标清除，迅速撤离转移。”静默许久的电台里传来导调组指令。徐卫拾起弹壳，与罗涵彬一起清理痕迹。很快，他们转身隐入山林，仿佛从未有人来过这里。

火药爆炸后残留枪膛的余温很快散尽，新一发子弹又被推入枪膛。树丛间、草垛旁、稻田里……狙击手们瞄准目标屏息凝神，凌厉的目光像枪膛里的子弹，静待一击制敌。



巡逻在冰雪世界

■齐明宇

战靴亲吻着冰雪
脚步丈量着山河
我们在冰雪世界巡逻
迷彩拥抱钢枪
铁质的极冷
挡不住战士心中，热血沸腾

熙熙攘攘的人流
像飞舞的雪花
接受无数目光的检阅
从中央大街到防洪纪念塔
采冰的号子和着熟悉的乡音
连同滚落的汗珠
在黑土地上冒着热气

太阳岛上的太阳
经由冰雪折射
映照出春天的画面
战士敬礼的姿势
唤醒沉睡的冰凌花
动与不动，都是一尊尊
永不消融的雪雕

南沙的风雨日月

■杨艳华

南沙的风，吹拂一年
吹得沙洲礁盘，悄然变迁
东北至西南走向，延展前行
宛如一艘巨舰乘风破浪

南沙的雨，利落干脆
时而如天河决堤，势不可挡
时而似银线洒落，丝滑细腻
几笔勾勒，构成一幅水墨画卷

南沙的太阳，热情似火
片刻曝晒，晒黑了官兵的面庞
古铜色泽，透着健康光亮
那灼伤，在岁月里难以忘怀

南沙的月光，来去匆匆
低云徘徊，月影穿梭
阴晴圆缺，跨越千载时光
家国情怀，在山河间纵横流淌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从军游子总会梦回故乡。对于故乡的情思千丝万缕，梦萦魂牵，刻骨铭心。作为一个从军40载的老兵，自多年前父母相继离世之后，我就很少回老家了。蛇年春节前夕，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——湖北随州。

车过厉山镇，我摇下车窗，凛冽的寒风裹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远处烈山一如记忆中伟岸，山脚下却多了几条蜿蜒的步道，如银链般缀在树木之间。记忆中的泥泞村道被柏油路替代，路旁银杏成行，枝干遒劲，无不展现出岁月的更迭。

曾记得有一年我回家探亲，母亲对我说：“烈山脚下正在建设谒祖广场，你抽空去看看吧。”可惜，因时间仓促，那年未能如母亲所愿。这次返乡，我决定不留遗憾。

在谒祖广场仔细驻足观看，只见青石铺就的广场上，九鼎巍然矗立，炎帝石像高高矗立，眉眼低垂，似在俯瞰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；广场两侧，农耕文化长廊以青铜浮雕重现“神农尝百草”“教民稼穡”等场景；几个孩童踮起脚触摸浮雕上的稻穗……

大年初一，晨光熹微时，我随人流涌入景区。年货集市沿街铺开，腊肉色泽红亮，麻花金黄酥脆，石花粉的清涼甜香与香菇炖鸡的醇厚交织。一位摊主操着乡音吆喝：“随州香菇，美味健康！”蒸笼揭开，蒸汽中，千层香菇饺玲珑剔透，咬一口，汁水漫溢，是儿时灶台上母亲做的那种滋味。我竖起拇指赞美摊主老乡的厨艺，他慷慨邀请我明早来吃泡泡青，拐子饭。

这天上午，我乘车游览随州新城大街小巷，惊奇于所到之处无不干净整洁。午后，我独自行至白云湖畔。记忆中的水沟早已无影无踪，湖面澄澈如镜，倒映着对岸的高楼大厦。湖畔步道旁，市民围炉煮茶。炭火噼啪声中，笑声与茶香随风飘散。一位老者指着湖心岛说：“那里新建了编钟音乐厅，晚上有光影秀，比武汉江滩还热闹呢！”

乘车穿过城区，新火车站广场如展开的扇面，玻璃穹顶下人流如织。编钟大道两侧，青铜纹饰的路灯与银杏金叶装饰相映成趣。司机老陈感慨：“10年前这儿还是棚户区，雨天一脚泥，晴天一身灰。如今厂房连着产业园，工人们下班都爱去文化公园遛弯呢！”

下午，我走进随州博物馆。曾侯乙编钟精美的复制品静立展厅，青铜冷光流转。忽闻钟磬声起，仿古乐团奏响《东方红》，金石之音如从天河倾泻。年轻的乐手小刘告诉我：“这套复制品在制作中

烽火长情

■晋 蒙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记忆里，爷爷的形象是在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中。照片边缘洒着岁月的潮痕，爷爷的面容却在时光反复摩挲中显得愈发清晰。

爷爷在我小的时候便离世了。街坊邻居口中关于他的故事，让我对他充满好奇与敬意。

爷爷曾是战场上的运输兵，穿梭在枪林弹雨中，和战友们一起铸就了“打不断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”。

乡里一同参军的14个年轻人，只有爷爷和另一个人回来。战场上的经历，爷爷从不向家人提起。他的沉默里，藏着战友的音容笑貌，也藏着无法言说的悲痛。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爷爷的模样：他穿着笔挺的军装，胸前两枚闪闪发光的军功章，像夜空中的明星，吸引着我，也在我心里种下一颗向往军旅的种子。

小时候，我只觉得那两枚军功章无比光荣，后来才明白二等功和三等功背后的分量。那是爷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见证。由此，对爷爷的崇敬与向往之情，在我心头愈发浓烈。

关于爷爷的故事，大部分是父亲告诉我的。

爷爷复员后在铁路系统工作，离家很远。每次回家，爷爷总要把旧军装拿出来晒一晒，再叠成方方正正的模樣。

除了工作，爷爷很少出远门。那次去看望战友，是他复员后穿着军装走得最远的一次。

那天清晨，天还没大亮，爷爷就起床了。他先去路边的理发摊，刮掉硬邦邦的胡茬，又去澡堂洗了个澡，回来才郑重地穿上军装。

穿上军装的爷爷精神抖擞，想到要见战友，更是容光焕发。他骑着那辆大横梁自行车，父亲坐在后座，紧紧抱着爷爷。乡间土路崎岖颠簸，父亲记得他紧

又见故乡美

■张明刚

使用了3D扫描技术，但专家说，2400多年前的铸造奥秘，至今没完全破解。”一群学生正在临摹编钟纹样，笔记本上画满“云雷纹”“蟠龙纹”——古老图腾成为课堂教材，文化传承悄然生根。

归途经过当地的小学，鼓声铿锵传来。原来是一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义阳大鼓”传承人正指导孩子们排练。老师的声音柔和，耐心地教导孩子们：“擂鼓要像神农开荒，一锤定音。”

夜色初降，我踏入草甸子街。熟悉的青石板平整铺展，但两侧老宅已变成了文创小店。小吃铺子前排起长队，店主老李边擀面边笑道：“现在我们的特色小吃有了注册商标，游客们都想来尝尝，网上订单更是多到做不完。”

转角遇见旧邻王婶，她拉着我去看自家的新房。电梯载着我们平稳升至高层，阳台正对着万家灯火。窗外，光影勾勒出“炎帝故里，随州欢迎您”的字样，夜空灿若星河。

离开故乡前，我登上大洪山。山顶游人如织，天南海北的乡音在此交汇。那些洋溢着喜悦的面孔，都在为眼前的美景沉醉。

如今，随州不再是那个蜷缩在历史褶皱里的小城。编钟奏响的是古调，也是创新强音。畅销的特产里，蕴含着富民乐章……

烈山的风吹拂千年，淮河的水自古奔流，只是这风这水有了新的气象，多了生机与活力。

从故乡返回北京的路上，回想起随州的变化，我既欣慰又激动，不禁几度泪洒潸然……这正是从军游子的心愿。

贴着爷爷笔直的后背，粗糙的军装如砂纸一样摩挲着他的脸颊。

兜兜转转两个多小时，路越来越窄，爷爷让父亲下车，自己推着自行车往前走。村里的人看到穿着军装的爷爷，纷纷投来满含敬意的目光，还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。父亲满心欢喜与自豪，紧紧跟在爷爷身后，小步跑着，胸脯挺得高高的。

路过一个老旧的小院，再转弯，两间瓦房出现在眼前。一个老人靠着里屋木门坐在小马扎上，他和爷爷一样满脸胡茬，脸上布满岁月留下的皱纹。

老人听见动静，抬头看了一眼，没什么反应。可当他的目光落在爷爷的军装上时，像是被什么击中，猛地睁大眼睛，站起身来，急切地迎上去。

两人嘴唇颤抖，四目相对，随后紧紧抱在了一起。泪水夺眶而出，他们哽咽着，嘴里说着含混不清的话。父亲站在爷爷身后，只看到泪水打湿了爷爷的军装。

“这是小儿子。”爷爷高兴地同战友介绍。父亲看着他俩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满心疑惑，他从未见过爷爷如此激动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爷爷问起战友附近有没有照相馆。在父亲的印象里，爷爷不喜欢照相，更别说去照相馆了。战友腿上有伤，走路一瘸一拐，而这两位老兵照相时，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板。快门声落，那张和战友的合照，成了爷爷仅有的一张军装照。

后来，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爷爷的战友去世了。母亲不让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。那些日子，爷爷常常一个人呆坐着，目光望向远方，眼里坚毅与泪光交织闪烁。父亲知道，爷爷又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，在回忆里与战友们并肩穿梭于枪林弹雨中。

战友去世后不久，爷爷在一个宁静的清晨也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遵照爷爷遗愿，父亲郑重地为他穿上那身满是故事的军装。

窗外，微风轻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低声讲述着那段烽火岁月的传奇。

大雪飘过三角山

■向 勇 龙喜涛

的交界，唯有哨所矗立在这纯白世界。随着积雪渐渐融化，王鹏贵的军旅生涯正式拉开序幕。

6月初，王鹏贵跟随班长来到刚入营时因天气原因没有抵达的三角山哨所。6月的三角山，终于褪去银装素裹，呈现出碧草如茵的生机活力。

“我宣誓，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……”站在连队门前的小广场上，王鹏贵和其他新战友们昂首挺胸、精神抖擞，从老兵手中接过步枪，庄严宣誓，感受着军旅生涯的荣光。走进连史馆，王鹏贵被那一件件陈列物品所震撼。老一辈边防军人留下的破旧的水壶、单薄的棉衣，还有简易的煤油灯，无不触动着他的内心。

三角山的雪花从10月份开始飘落。“冬日训练不露手，执勤巡逻雪上走……”这是班长赵鹏飞对王鹏贵的“经验传授”。然而，自以为已适应边防环境的王鹏贵并没有认真听。没过几天，他便真正体会到了教训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室外温度很快跌至零下35摄氏度。这天，战友们正在室外练习据枪瞄准。为了能更加灵活地扣动扳机，王鹏贵偷偷摘掉了手套。几秒钟之后，他觉得好像有一把匕首划过

自己的双手，疼痛、奇痒，手背上宛如成群蚂蚁在不停啃咬。等他缓过神来时，裸露的手背已经发白。

见状，赵鹏飞立刻将王鹏贵拽到宿舍，此时王鹏贵的手已经肿得像馒头一样。

“冷！我要热水！”王鹏贵一边大喊，一边冲向热水器。幸亏班长及时拉住了他。

赵鹏飞让王鹏贵轻微活动双手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他自己快速兑了一盆温水。他把王鹏贵的手按进水盆里，每过几分钟，添加一点热水，直到王鹏贵的手能自如活动。回温之后，赵鹏飞又拿来药膏涂在王鹏贵冻伤的地方。看着班长熟练地为自己处理冻伤，王鹏贵愧疚地说：“对不起班长，我太不小心了。”

赵鹏飞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这里严酷的自然环境，需要边防官兵用几年甚至十几年适应。你要敬畏自己的使命，也要敬畏三角山。”

宿舍外冷风卷集着大雪，拍打得玻璃呼呼作响。宿舍内，赵鹏飞向王鹏贵讲述着三角山哨所的故事和自己守防的经验。王鹏贵心里暖暖的，扎根边防、建功军营的火焰在胸中燃烧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狂风裹挟着飞雪，飘落在横跨中蒙两国的哈拉哈河畔。沿着界河逆流而上，不远处的三角山哨所傲立雪野。

三角山一年只有“两季”：雪季和雨季。从10月到来年的4月大雪封山，7至8级大风一刮就是半年多，温度最低时能达到零下52摄氏度。

刚刚过去的蛇年春节，是列兵王鹏贵入伍后在战位上度过的第一个春节。边防线上没有绚烂烟花。哨楼外的苍茫大地上，蓝色哈达在“相思树”枝头飘动。

去年初，从老家河南平顶山驶向军营的列车还没有发出时，王鹏贵就早早做好了“入伍攻略”，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军旅生活。

跨越2000多公里，王鹏贵和战友来到三角山。阳春三月，家乡到处是莺飞燕舞、万木吐绿的美景，而三角山还停留在冰封雪裹的严冬。搭载新兵去往哨所的车辆，因大雪停在了山脚下。站在山下远远眺望山顶，茫茫白雪，让人分不清天地